

神秘的万国魔术大会张贤抽签抽到死亡之组

8



张帆帆 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2009年的春晚,捧红了刘谦,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。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,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。

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、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。引发官、匪、西方列强拼死角逐。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,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“大魔术师”。他的身世,却隐藏着惊天大秘密,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,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!

[上期回顾]

张贤冒死找到段士章,用魔术折服了他。几天后,段士章带着柳荫光顾悦容魔术馆,张贤用已经失传的中华古戏法“祝良墨动术”,演绎了他和柳荫的故事,原来他们十年前正是一对情侣……

魔术小说

柳荫会意,将这小道小机关用手指拧了拧,左三右三,啪的一声细响,整个仕女图下方的墙壁开了一道缝隙,是一个暗门。柳荫没有犹豫,推开暗门,钻了进去,将暗门关上。暗门里面有一盏小灯点亮,有一个梯子直通向下,柳荫麻利地从梯子爬下,来到一个杂物室中。

柳荫低低唤了声:“贤良哥!”杂物室中闪出一人,正是张贤。柳荫跑上两步,将张贤紧紧抱住,大滴的眼泪顿时涌出,无声无息地哭了起来。张贤眼中也是泪水,轻轻抚着柳荫的头发,低声道:“柳荫,柳荫……”

柳荫抬起头,脸上挂着泪痕,说道:“贤良哥,我一直以为你死了!你知道我这些年,好苦好苦!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”张贤说道:“一言难尽!柳荫,你愿意跟我远走高飞吗?到别处人再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去!”

柳荫笑道:“我想!我天天都在想!但段士章派人天天盯着我,他本事通天,我们逃不出他的手掌心!贤良哥,我身子已经让段士章霸占了,我不想你为了我这个已经不清白的人丢了性命!”

张贤抹掉柳荫的眼泪,微笑道:“柳荫,你还是那么爱哭鼻子,不要哭了,乖。”

柳荫强忍住眼泪,说道:“我不想哭,我很久没有哭过了,可我忍不住,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,上天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不公平。”

张贤看着柳荫的眼睛,深情地说道:“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,我一定会带你离开,平平安安的!我用了这么多年,已经做好了准备,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。”

张贤救出柳荫的计划,随

着和柳荫的见面,终于正式地启动了。

就在这时,英国人给北洋政府发来一份邀请,说英国要举办五年一度的万国魔术大会,请中国派魔术师去参加。据说这个万国魔术大会,是世界上最权威最神奇的一项比赛,每个国家只能派出一个魔术师。这次万国魔术大会已经是第五届,前四届没有邀请中国人。

北平市长冯从文拿着邀请函找到了段士章,征求段士章去英国的人选,段士章张口便说出了张贤的名字。

冯从文走后,刘管家来见了段士章,两人呆在屋里密议,刘管家说出些让段士章心惊肉跳的话语,自然是他发现了一些柳荫和张贤之间的微妙关系。这两人商议停当,便打算试一试柳荫对张贤去英国的事情如何反应。

眨眼便到了段士章的晚餐时间。柳荫最得段士章宠爱,坐在他右边,左边则是三太太陈紫烟和二太太王怡婷。陈紫烟专门给段士章熬了参汤,可段士章却一口不喝,只顾着给柳荫夹菜。

段士章对柳荫说道:“柳荫,问你个事。最近看那个张贤的魔术,看得怎么样啊?”

“挺好的,我看了七八场,没有一场重样的。这个叫张贤的人,的确是奇人。”柳荫还是冷冰冰地说话。

“哦!柳荫啊,既然你都这么说,想必张贤的魔术还真不错啦!如果一段时间看不到,你不会不高兴吧。我想派张贤去英国参加一个万国魔术大会的比赛,路途遥远,一来一回就是小半年。我有点犹豫,他去了英国,这半年我们不就没戏看

了?所以啊柳荫,你觉得应不应该让他去,我看看你的意思。”

柳荫冷冷地说道:“老爷,如果他愿意去,你就让他去好了,为国争光,能拿个洋人的奖回来,也算是给老爷脸上贴金。他的魔术,我看也罢,不看也罢,一切都听老爷的。”

段士章笑道:“好!那就好!柳荫啊,可你会不会不让我进你屋子了吧。”

柳荫说道:“老爷你要来,就早点来。”

三太太陈紫烟妒忌得坐立难安,几乎想扑上去将柳荫撕了才开心。

殊不知,张贤的性命得失就在转瞬之间,只要柳荫流露出一丝对张贤的情感,张贤很可能就丢了性命,最幸运的结果也是无法再呆在北京。

两个月后,英国伦敦码头,四个风尘仆仆的中国人从客轮上走下来,他们就是张贤一行。除了张贤以外,随行的还有李易、警察队长曹前和北洋政府一个叫赵承旭的外交官。这个赵承旭在伦敦留过学,便当了张贤他们的领队。

等到了万国魔术大会的指定酒店华莱士酒店,简单登记之后,魔术大会的接待人给了赵承旭一张日程安排表了事,让他们自己找地方去住。赵承旭追问之下,才知道这个华莱士酒店不接待中国人,所以在伦敦教华人安排住的房间。

赵承旭只好安排一行人住进一个华人开的饭店,店老板跑前跑后地张罗,热情得很。

张贤来伦敦参加万国魔术大会的事情,很快在伦敦华人华侨中传遍了。华人华侨们欣喜不已,无不期望张贤为国争光。不过也有熟悉万国魔术大

会的华裔忧心忡忡,找了个时间向张贤详细介绍了一番这个万国魔术大会的由来。

原来这个万国魔术大会,用顶尖高手云集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,乃是英国魔术师协会的会长亨特爵士一手操办,在西方魔术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,许多魔术手法、技巧都是世所罕见,而且并不公开表演,寻常老百姓是看不到的,只有英国的上流社会、皇室成员作为观众。评委除了亨特爵士外,更多达三十人,评委的组成并非全部是成名的魔术师,而是包括了大科学家、大冒险家、大主教、大律师等社会各界顶级名流,若能进入前五名,必然会功成名就。

参加万国魔术大会的世界各国魔术师,至少有百人以上,分成几组,最后选出二十人参加决赛。想征服下面三十个苛刻的评委,没有点本事是绝无可能的,许许多多魔术师只演了一半,就会被大喊“OUT”,也就是出局的意思。不止是评委喊OUT,观众如果看了不满意,群起呼喊OUT,仍然是出局的命运。

西方魔术发展迅速,到了20世纪20年代,大型魔术层出不穷,辅以声光电配合。而中国的传统魔术已经大大落后,以前有几个中国魔术师远渡重洋被请来表演,初看还觉得新鲜,看得多了就被一些自以为是的洋人魔术师识破门子,在魔术界公开出来大肆诋毁,认为不过如此,中国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魔术。许多盗取中国魔术精髓的魔术师换汤不换药,只是改变了表演的方式,就自称是自己独创,欺世盗名。

万幸的是,中国古法魔术的秘密没有被大众皆知,在于西方

魔术界和中国魔术界有一些共同的行规,就是魔术师不能向观众透露魔术的秘密。以英国魔术师协会来说,私自向公众公开某个魔术秘密,是有违魔术师的职业道德的,一旦查出是谁,处罚极严,泄密之人身败名裂,终身不可表演魔术。

所以担心张贤表演的人,第一希望张贤不要再表演九连环、变火盆之类耳熟能详的魔术,这样肯定预赛就会被“OUT”,第二是期望张贤能进入前二十,那就算很不错了!

眼看着飞快地过了四五日,已到了抽签分组的日子。华莱士酒店是亨特爵士的名下私产,最外面临街处是酒店,里面则是亨特爵士的豪宅。张贤他们穿过巨大的喷水广场,走入内院中,来到豪华的大厅,大厅中已是人头攒动,各种肤色,各种打扮,奇装异服的人数不胜数。

闲话不必多表,亨特爵士说了一通欢迎词以后,大会正式进入抽签的环节。有几个亨特爵士的助手上场,摆上一张铺着绒布的魔术台,亨特爵士用黑布一盖,从黑布下变出一个巨大的玻璃缸,里面装满了各色彩球,足足有数百个。司仪请魔术师上台来抽号,彩球可以掰开,里面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分在何组。

当司仪念出“贝利”的时候,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,只见台下有一个瘦高的洋人站了出来,他眼神深邃,三十多岁的年纪,浑身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神秘魅力。他就是贝利,一个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的魔术师,也是这次的冠军热门!

最终贝利和张贤同分在C组,也是这次大会的死亡之组,张贤有可能胜出吗?

松山传来孩子的读书声:人,中国人,我是中国人

完

纪实文学

最后的清点,远征军损失惨重,指挥官痛哭失声

战斗平息后,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忙着指挥把死伤的官兵抬下山去,把日军尸体就地掩埋。在掩埋日军尸体的士兵中,不时传来哭泣声,有许多人都停下了自己的工作。当时崔继圣觉得鼻子发酸,眼前模糊,站在那里揩抹脸上的泪水。对于那些朝着日军尸体又打又踢,甚至用刺刀扎个不停的士兵,都没有阻止。

在一个大碉堡里,崔继圣发现一具日军尸体,头发和胡子完全连在一起,死者身上到处都缠着绷带,而尸体右腿的脚趾还紧紧地抵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。崔继圣从他身旁拣起机枪,没有说一句话,注视着他那一张不平静的脸,又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。

带着传令兵搜山的荣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,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一个鬼子伤员,满头缠着纱布,血迹斑斑,坐在小路边。杨金继站在他的上方,居高临下约十多米处,端着冲锋枪指向他,并用日语向他喊话:“举起手来!缴枪不杀,优待俘虏!”只见这个鬼子慢慢地转过头来,面孔狰狞地瞪了一眼,又把头转了回去。这时,杨金继听到“扑”的一声轻响,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,知道鬼子磕响了手榴弹引信,杨金继伸手按下传令兵,扑倒在路边一块巨石后,接着一声爆炸,那鬼子已被炸得血肉模糊。

不久又发现了一处沟壑里的隐蔽部,传令兵对着洞口用冲锋枪打了一梭子子弹,立即听见里面传来女人“哇哇”的尖叫,从里面跑出来一群穿着

和服的女子。原来是一群慰安妇,计有11人,其中朝鲜人6名,日本女子4人,还有1名中国女人。

在鹿鹿塘北侧,荣3团团团长赵发毕把“全团”还活着的官兵集合在一起。想起一个多月前过怒江时全团三千多人,黑压压的一大片,如今却只剩下这寥寥二百多人,而且多数是头部、手、脚、身子有着不同的轻伤,缠着脏污的绷带,已难见昔日军威。他虽然久经战阵,这些天的冲杀更是看多了生死,也忍不住泪如雨下,哽咽着难以作声。

其他几个团也都伤亡很大,第246团团团长仲达、第307团团团长程鹏以及第308团团团长王安庆、第245团团团长曾元三都成了“连长”。可有的团却连“连”也编不成了。第309团的两千余人,是松山之战后期调上来攻坚的。攻克横股阵地后,第103师师长熊绶春打电话来问团长陈永思:“你们团还有多少人?”陈永思捂住他那还在作痛的伤口,低沉地回答:“20个人!”熊绶春先是惊愕,然后忍不住伤感地大哭:“天哪!怎么会只剩下20个人?”

据荣2团团团长周藩回忆,松山守敌被全歼后,该团第3营官兵归还建制。他们走时有600多人,此时只剩下18个勇士。这18人中,有一个排长、一个班长、16个士兵,全营牺牲600多人,营、连长全部为国捐躯。荣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说,自己的7连原有官兵177人,这时连自己在内剩下17人——这是他带着弟兄搭乘飞机从芒市飞往昆明,在机舱里逐个清点的。

傍晚时分,在大哑口军指

挥所,参谋向李弥报告:副军长,我们胜利了!李弥坐在指挥部外一块石头上,一动也不动,像个木头人,眼泪扑簌簌地滚下脸颊……

松山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,远征军都在松山打扫战场。

清点整个战场日军尸体,共发现600余具,不包括在堡垒和战壕内被掩埋者。松山全部日寇仅数十名逃窜四方,有的被我友邻部队俘获或击毙。在掩蔽部内俘虏20多名勤杂人员及军妓十余人。

日军遗留战利品很多,除了大量的机、步、手枪和战刀外,还有105毫米野战炮8门及完好的掘土机、汽车和相当多的骑、炮兵用的骡马鞍具。第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记得,清扫战场的官兵打开了日军在大哑口的一个大仓库,穿上了日军的呢大衣、军服;有的还拿走了食品罐头。第103师熊绶春师长得了一部小汽车,是日军第113联队队长松井秀治的专车;设在大哑口的自来水抽水机被第82师王伯勋师长派人拖走;副军长李弥得了一台缝纫机。周彭俊为王光炜弄来了一把战刀和5支日式步骑枪。国军没有“一切缴获要归公”的传统,何况第8军是个“穷部队”,对自己用鲜血生命换来的这些战利品,自然是“分分地真忙”。

此刻,只有那些正在处理掩埋阵亡烈士的卫生人员,仍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之中。腊勐野战医院的新39师少尉军医黄执中说,他记得当时日军被打死850人,被俘9人,我军则伤亡官兵6000余人。黄执中率队上山掩埋尸体,“挖了3个大坑,分别能装1000

人、800人、500人,全部填满了!”

年逾八旬的洪绍坤是一位健壮的老人,退休后在昆明一家民营企业做看门人。昔日他曾任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,当时司令部派几个参谋和他到前线,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上报。他回忆说:

“战斗一结束,我们就奉命来到了松山。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一位少将陪同我们去,他叫我们做好准备,因为山上死人的味道臭得可怕……汽车还没有到腊勐,臭味就扑鼻而来,而且越来越浓烈,堵着胸口很难受,仿佛把空气都凝固了。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。在这里所看到的东第一是尸体,第二是尸体,第三还是尸体。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我们四处看。我们是走一路哭一路啊,包括那个部队的军官和两名少将。”

“松山是由许多山头组成,大得很。凡是有日本人防御阵地的地段,松树都被炮弹炸断或者连根拔起,或者被烧得光秃秃的。每一段坑道,每一个地堡都是经过搏斗才占领的。除了尸臭外,还有火药硝烟和东西被烧焦的味道。我们是沿着大哑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去的,到处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各样姿态的尸体和被炸飞的人头,手脚、大腿随处可见,真是触目惊心。”

“山顶上,武器弹药堆成了小山包。士兵们胡子和头发长得可怕,眼睛中曾经燃烧着的火焰熄灭了。士兵们在休息说笑和睡觉,更多的是一个劲地抽烟,在一面破烂不堪的国旗下发呆……”

“我们在松山大哑口的帐篷里住了一个多星期,每天老是听到‘突突突’的推土机的声音,把耳朵弄得成天嗡嗡的。那是推土机在掩埋尸体。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壕坑和凹地里,然后推土掩埋。尸体堆里有时会发出呻吟或者蠕动,人们就停下来,找到活着的人拉出来再干活。根本不清点人数、辨认尸体和登记胸章,有时甚至把死者随身的武器也一起埋掉。我看不下去了,拖着鼻子跑过去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干。可人家根本不睬我。在一旁的军官把我拉开,说是有的人已经死了很久,如果发生瘟疫那更可怕……”

“离开松山,我们又去了龙陵。几天后返回昆明,路过松山时,推土机‘突突突’的声音还是没个完……”

松山传来孩子朗朗读书声:人,中国人,我是中国人

9月15日这天,由远征军第71军后方部队帮助镇安街地方开办的民众小学开课了,因战争而跟着大人躲进深山的孩子们重回课堂,部队派来了有文化的军人教孩子们读书。德宏州政协退休干部、当年是10岁学童的张国龙记得,3个月来松山那边的枪炮声已经平息,龙陵方向的枪炮声仍不时传来,而远征军在镇安街大坝修建的飞机场已经开始起降飞机,巨大的引擎轰鸣声经常掩盖住了老师讲课的声音。一位军人老师手捧着油印的课本,努力提高嗓门为孩子们领读课文:

“第一课:人,中国人,我们是中国人,我们都是中国人。”



余戈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1944年的夏季,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,7000余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,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,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(团)的辉煌胜利。65年后,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艰苦的正面强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,他以“微观战史”的方式,详实地记录下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。

[上期回顾]

重夺3号高地,“喷火枪”射手居功至伟。随着远征军的节节胜利,日军已到达末日,最后一刻,残存日军士兵精神终于崩溃……